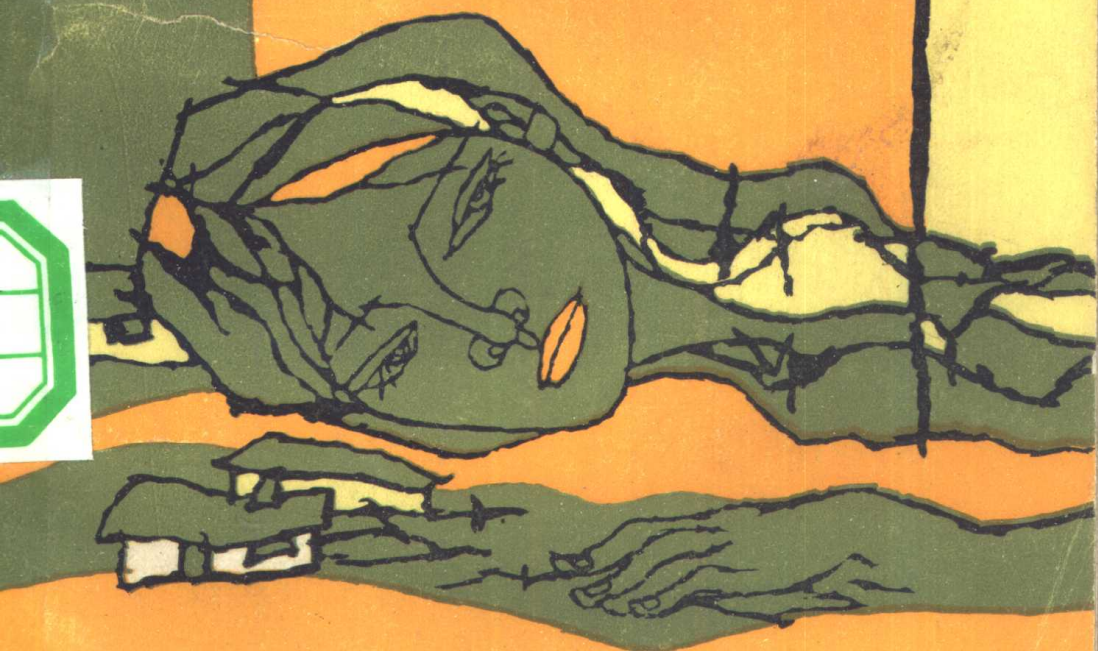


MAISHEN

美神

莫应丰





2 039 2682 2

美神

真应事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邢庆祥

丁元昌

封面设计：张 恢

美 神

莫 应 丰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苏苏州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4.625 插页2 字数299,000

1984年7月第1版 1984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5,000册

书号：10078·3436

定价：1.10元

内 容 提 要

这部长篇小说，通过美丽的待业青年节节青和她的一家在十年动乱中的曲折经历，揭露了极左路线对人的迫害，对人的性格的扭曲，赞颂了劳动人民心灵的美。

上部描写林业科学家节守操蒙受了不白之冤后，其家庭也遭株连。小女儿和妻子被迫下放到偏僻的山区，又受到当地造反派红林军的迫害。然而，敦朴的山民向她们伸出了援助的手，使她们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

下部描写节节青母女俩回到长沙后，一家人仍然过着畸形的生活。老专家仍被“专政”，一向自尊的妻子变得低三下四，当教师的大儿子不务正业，深切思念家人的小儿子流浪在外，追求幸福的大女儿被痛苦死死缠住，聪明的小女儿无法就业。可是，山民们没有忘记他们，就连身处逆境的好人也尽力帮助他们。粉碎“四人帮”后，尤其是党的三中全会和思想解放运动，使这一家人和周围人物的命运迅速起了新的变化。

小说的人物性格鲜明。故事引人入胜，闪烁着哲理的火花。生活气息较浓，山乡的风土人情富有诗情画意。语言流畅。艺术上有新的探索。

目 录

上 部

一 啜啜破锣声	3
二 这里是好人国	9
三 孤独是可怕的	18
四 一对冤家的故事	25
五 梦里,有个仙人……	32
六 怕见人的邻居	38
七 关于“红颜多薄命”	43
八 瞧这两个怪人	51
九 在密闭的屋子里	58
十 给母亲唱支歌	65
十一 一封虚构的信	72
十二 “客来了,开门!”	79
十三 红林军“革命”史	87

十四	救救他这可怜的人	93
十五	火塘、眼泪和酒	100
十六	他在胡想些什么?	106
十七	同是落难的人	112
十八	雪山上有个地洞	118
十九	闷闷的梆声	125
二十	苦难临头的时候	130
二一	四个同情者	137
二二	在僻静的山路上	144
二三	“哥哥疼煞小娇娇”	149
二四	母亲的劝告	155
二五	人在得意时	160
二六	不幸的老实人	165
二七	虎口拔牙记	172
二八	凄惨的呼救声	178
二九	“天意呀! 天意呀!”	184
三十	事急见人心	190
三一	刑堂一出戏	195

三二	女儿成大人了!	201
三三	一个疯子的话	207
三四	这些好人们哪!	213
三五	又到了赶场的日子	219

下 部

三六	重情的山里人	225
三七	喜鹊子的哀歌	230
三八	日省庐的居民	235
三九	九龙山来客	241
四十	人事与鸟情	246
四一	讲求实际的姐姐	253
四二	墙白了! 脸黑了!	259
四三	希望的诱惑	264
四四	在那黑屋子里	270
四五	对女人的报复	276
四六	姐姐厂里所见	282

四七	难为父母心	288
四八	失眠者的夜	293
四九	变了的和不变的	298
五十	爱生活,爱山野	304
五一	跛子·乞丐·怪人	309
五二	老熟人,新相识	315
五三	“我要独立!”	323
五四	为她操心的人们	329
五五	找到了最宝贵的	335
五六	两个局外人	341
五七	不欢的喜庆日	346
五八	意外的访问	352
五九	相爱的和想死的	357
六十	浪子沉浮记	362
六一	心灵的觉醒	370
六二	同是一代人	376
六三	游子的自述	382
六四	痴心慈父泪	387

六五	女儿的心飞了	392
六六	失足者的苦恼	397
六七	迟来的追求者	402
六八	小苗儿与太阳	409
六九	赎罪的和钟情的	414
七十	为人来,为鸟来?	419
七一	“你们去清高吧!”	425
七二	解铃还得系铃人	432
七三	还是一家子	437
七四	出笼的鸟儿	441
七五	死了一个“罪人”	447
七六	重返九龙山	452
七七	小小花鸟店	458

上 部

一 噎 噎 破 锣 声

冻得鼻子通红的山民们，挑着箩筐，提着篮子，挎着背篓，或三五成群，或单行独步，从若干条崎岖的山间小路上走来，陆续踏上了那条仅能行驶一辆卡车的土公路，汇成一股断断续续的人流，朝小集镇走去。

这一天是农历十二月二十五日，逢五逢十，赶场的日子。春节就在眼前，家家都要筹办一点年货。差不多所有传统的节日都被当成“四旧”破除了，只有这春节，是任何一场革命都不可能从人们的习惯上消除的。哪怕是再穷的人家，米桶已经空了，也要设法借点，高高兴兴地吃一顿饱饭。无钱买肉的上山去打猎；实在运气不好，哪怕捉几只老鼠也行，刮了皮，用盐腌上，拿到火上熏一熏，香喷喷的，也算一样荤菜。

集镇上挤满了人，交换的货物大都是不值钱的。红薯米、干辣椒、白萝卜、芋头片、竹篮子、木火箱、棕蓑衣、纸灯笼、大石蛙、穿山甲、麂皮鞋、虎骨酒，就连最难找到买主的粗糠壳也有人挑来卖。运气好的早早地卖掉了挑来的土货，拥进供销社打一瓶酱油，买两包廉价饼干，扯一段花布，高高兴兴地穿过街市回家去。

常有那许久不见的亲戚在街上碰面了，让开拥挤的人流，

走到僻静一些的地方，或站着，或蹲着，拿出烟包来，用从算术本上撕下来的硬纸片卷上两支烟，吞云吐雾，谈起各自的家事。临别前招手说一声：“过年来耍呀！”

看起来，他们的日子也还过得去，欢欢喜喜的多，愁眉苦脸的少见。

差不多完全无人注意街市两边墙上的标语，好象山民们都是不识字的。其实，标语上的字眼很通俗，并无艰深的含义，就连不认识自己名字的老妇人也该辨认得出：这几个字是“文化大革命”，那几个字是“贫下中农”，那是见得最多的“欢呼”、“打倒”、“万岁”。他们可不是历史学家，未曾知道，这些标语和这些字眼，具有时代标志的意义。

人人都是为了准备过年来赶场，只有一个人，显然不是。她是一个女人，看上去已经衰老了，焦黄的头发象一把枯棕，一身瘦骨撑不满那空荡荡的黑布棉袄。她跪在路口上一棵大树底下，脖子上那块用细麻绳吊着的很厚的松木板，宕在胸前。松木板上写着“土匪婆”三个字。她手上提着一面破锣，每过半分钟敲一下，噙！招魂似地喊一声：“我不该宣传迷信！”

她的锣声和喊声给喧闹的集镇添了一台独角戏。尽管这是唯一的娱乐，而山民们并不热心观看，远远地抬头望一眼，低着头从她面前走过去。

她的观众全是一些野孩子，光着脑壳的，吊着鼻涕的，啃着生红薯的，破布鞋露出脚趾头的……他们笑着，挤着，用红薯蒂、小石头、干牛屎这些东西开展了一场比赛，看谁能投中她手上那面破铜锣。投中了，噙的一声响；投不中的打在她手

上、身上、脸上。他们发疯似地喊叫着：“打死土匪婆！”

偶尔有大人跑来，从中拖出自己的孩子，搥一个耳光，打得哇哇大哭，一路揩着眼泪和鼻涕回家去。

“土匪婆”也在哭，成串的泪水落在胸前的松木板上，把字迹洗得模糊不清了。她向孩子们哀求道：“做点好事吧！莫打我呀！莫打我呀！”噫！“我不该宣传迷信！”

不知从哪里走来一个姑娘，在孩子们后面久久地站着。从背后看去，她身材苗条，衣着合身，一对乌黑的长辫子引人注目。不需绕到正面去打量她的面目，就从她站立的姿势也能看得出，她不是本地山里人。孩子们没有发现她。“土匪婆”曾吃惊地望了她一眼，迅速低下头去。噫！“我不该宣传迷信呀！”

“打死土匪婆！”

小石子、土疙瘩、干牛屎，雨点般密集地横飞过去。

“你们这是干什么？”长辫子姑娘从孩子们中间挤进去，转过身来说，“她犯了错误也不要打她嘛！快别打了，回去！都回家去！”

孩子们楞了，许多双吃惊的眼睛望着她一眨也不眨。他们发现她很漂亮，比宣传画上的红卫兵漂亮得多。这个小镇上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漂亮的妹子，简直以为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她说着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就跟在广播喇叭里听到的一样。大凡会说这种话的人都是有身份的，尽管她不比这些孩子们的姐姐大。

“散开！回家去！”那姑娘伸出两臂做着类似赶鸡的动作，把孩子们一步步逼向后退。“这又不是演样板戏，有什么好看

的！谁再调皮就把他捆起来！”她的嗓音虽然是柔美的，却也有几分厉害。孩子们果然畏惧了，退到很远的地方望着。

姑娘走到那“土匪婆”跟前，问她：

“喂！你犯了什么错误？”

“我宣传迷信。”

“你为什么要宣传迷信？”

“我没有，我只说了一句红颜多薄命。”

“红颜多薄命？什么意思？”

“土匪婆”翻眼把姑娘望了一眼，心里好象在说，“妹子，你也是红颜女子呀，还不晓得你有一个什么命呢！”当然她是没说出口的，甚至也不敢与她多搭腔，扬起锏槌又敲了一下，噹！

“哎，是谁叫你跪在这儿打锏的？”姑娘又问。

“红……”那女人望了望左右，恨恨地说，“红林军。”

“红林军？”姑娘不懂，“是干什么的？”

“莫问我了，妹子，红林军听不到我的锏声，我……我不得了啊！”

“把这块木牌子取下来。”姑娘说着就动手，端起了那块沉重的木板。

“莫莫莫！妹子，取不得的。”那可怜的女人向她哀求着。

“怎么取不得？城里早就不兴这一套了。以前搞武斗的人现在正挨整呢！打死了人的还要坐牢，挨枪毙。你们这儿真落后，还在搞这些玩意儿。听我的没错，取下吧！”

“真的？”

“谁还骗你！”姑娘从身上摸出一把小刀子来，狠狠地一

划，把麻绳割断。松木板沉重地落在地下，砸了一个小坑。

“土匪婆”卸去了重负，用粗糙的手指摸了摸自己的颈脖，颤颤抖抖地说：“妹子，你真是个好人的哪！”

“站起来吧！”姑娘说，“罚跪也不时兴了，这都是过去的花样儿，讨厌！”

“这怕……不……不……要不得吧？”那女人不敢相信姑娘的话，仍旧跪着，用探问的眼光望着她。

“起来！没事儿。”

她说得那么肯定。“土匪婆”估计她是有什么来头的，便依着她的话站起来了。姑娘若无其事地走开了。“土匪婆”把她叫住：

“哎！我请问，你……你……？”

“你问我是谁吗？”姑娘回过头来，想了想，说，“你就告诉他们好了，我是林科所副所长的女儿，长沙来的。”

那女人似乎并没有听清，还想问，姑娘却已走远了。

对此类打锣罚跪的戏剧并无兴趣的山民们，破例在这里围成了一圈。当姑娘对着他们走去的时候，他们自动闪开了一条通路。所有的眼睛都跟着她转，放射出一种异乎寻常的光来，象是惊讶，象是赞叹，又象是佩服。姑娘却并没有感觉到什么，就象从拥挤的百货商场出来一样，漫不经心。

人们转过身去，望着她的背影，一直把她送入那繁忙嘈杂的集市，淹没在其中不见了。

“土匪婆”竟然连打锣也忘了，站在那里象一个白痴。

忽然出现了骚动，山民们四散走开，犹如鱼群里闯进一条柴鱼。

是谁来了？在那边，有个背枪的年轻人，走路的样子象春米，但很有劲，似乎决意要在地下踩出一个个深坑来。他不是军人，穿一身山乡常见的干部服，腰间系着一根军用帆布腰带，满脸杀气地走来了。

噫！“土匪婆”顿时清醒过来，用力敲了一下锣，却忘了应该喊一句什么。

“好哇！”背枪的跛子老远喊着走近她，“牌子不挂了，跪也不跪了，打一槌锣，连喊什么话都不记得了，站在这里看热闹，好大胆！想尝尝枪托的味道么？”

“不不不！双喜哥，你慢……慢……”打锣的女人哭丧着脸，哀求道，“不是我自己，我不敢，是有人叫我取掉牌子，站起来，打……打……”

“什么人？”

“一个女干部，长沙来的。”

“长沙来的？”跛子有点诧异，“是什么干部？”

“她说她……哎呀，我记不得了，好象是说……哦，人客组副组长的女。”

“人客组？”跛子认真地想了想，自言自语念道，“人客组，人客组，鬼来的人客组！怕莫是……文革组？”他的威风顿时消失了，眨了眨眼睛，往左右看看，又望望头顶上的天，下了一道命令，“回去吧！下次再搞破坏……再来。”